

鄭東光VS. 池秉聰 相信直覺？三思而行？

一流讀書人

文字／李蕙茹整理

攝影／賴意婕、鄧翔

我們何時要相信直覺？何時要召喚理性出來對抗直覺與偏見？我們總認為能理性思考，但行為卻常受未知因素影響。心理學家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康納曼的《快思慢想》將大腦分為系統一、系統二兩部分，並介紹了許多有趣的行為實驗，讓我們對大腦的複雜與非理性恍然大悟，也讓我們省思何時該相信直覺，何時該三思而後行，避免陷入思考的偏誤，以及如何在商場、職場和個人生活中做出更好的選擇。作者推翻了經濟學對人的決策是理性的假設，首度披露「直覺偏見」和「邏輯捷徑」如何在不知不覺中，決定了我們自以為的生活與社會樣貌。

經濟系主任鄭東光的專長主要為：應用賽局理論、財務經濟學、非主流經濟學；產業經濟學系助理教授池秉聰的專長主要為：代理人基經濟學、實驗經濟學、行為經濟學。本刊特邀請兩位專家進行深度對談，為讀者解讀「快思」與「慢想」。

迅速論斷與理性思考與人類的遺傳及進化有關

記者：同意書中作者將大腦分為系統一系統二兩部分嗎？請兩位說說您的看法。

經濟系副教授兼主任鄭東光（以下簡稱鄭）：作者描述系統一較衝動、論斷迅速，系統二較小心，傾向懷疑和批評，負責理性思考。我認為系統一和系統二這種思考方式是每個人都有的，但兩者並非各自獨立；系統一有如主帥，系統二則像軍師。我個人的經驗是：主帥有需要時會呼喚軍師來提供好意見，但軍師經常沒有做好。

產業經濟學系助理教授池秉聰（以下簡稱池）：康納曼的分析和佛洛伊德「自我」、「本我」有關，系統一是自我，系統二是本我。進化過程中為了要生存，所以必須快速反應，系統一是我們能存活到今天重要的主帥；系統二是人類高度進化的系統。我們約到二十幾歲，系統二才逐漸發展成熟，所以目前法律規定我們到一定年紀才須負法律責任，因為系統二是較晚熟的，小時候一些叛逆、倔強，是因為系統二還無法管住原始的自我，所以我相信每個人都有類似的經驗。

鄭：誠如秉聰老師所說，我們難免受遺傳影響。遠古的老祖宗在野外碰到狀況，需要立即反應，現今我們不在野外，通常不須立即做決定，但遺傳的影響還是存在。再怎麼說，生存還是最重要的，所以系統一傾向簡化事情，以便迅速決策。

長痛真的不如短痛嗎？多數人會忽略痛苦與快樂的長度，只在乎最後的強度

記者：本書有無對兩位造成衝擊？

鄭：讓我驚訝的是書中提到的峰頂和尖尾效應，意思是痛苦的長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痛苦的最強高度與結尾。俗話說：「長痛不如短痛」，但作者所觀察到的，恰恰相反：多數人會忽略痛苦長度，只在乎最後的強度。

池：這也是我的驚異處。康納曼除了提到痛苦也提到快樂，快樂的感覺也如同痛苦，經過一段時間，我們常常只記得頂峰和結束，中間過程記的並不清楚。很多人拍照、寫下文字，為的就是補足中間的記憶，但其實並無法真正把這段回憶保存下來，最後能記得的快樂程度，大概就是頂峰和結束。

這讓我體悟到，人在追求快樂的過程中，不是到達極樂狀態就完美了，在極樂狀態會慢慢倦怠，慢慢的會感覺不到快樂，所以時苦時樂反而是均衡的發展。考慮到時間的因素，快樂會遞減，痛苦也會遞減。

鄭：秉聰老師所言讓我想到書中也有提到，快樂和痛苦經常是建立在記憶上的，難怪一般人度假要帶照相機，否則難以回想度假的景況。康納曼也說，記憶經常是選擇性的、易誤導的；當下的經驗其實應該更重要。但我們總是透過記憶來體會快樂，所以人真的不容易活在當下。雖然活在當下很重要，但很難！

承認「人」的有限、莽撞與盲點，試著從多元角度去思考

記者：應如何下正確的決定？

鄭：康納曼承認做了那麼多研究後，他自己的改變並不大，有時還是很衝動，但起碼他會自覺到這時可能是系統一在掌控。如何下正確的決定？我的看法是：首先，盡可能不要在情緒當下做決定，提醒自己情緒過了再決定。其次，我們要承認自己的有限與盲點。當你願意承認時，你才可能去留意它。久了之後，會養成三思而後行的習慣。

書中也提到，因為系統一喜歡簡單、一致，所以易有成見。康納曼稱之「What You See Is All There Is」，類似「坐井觀天」。我們還蠻喜歡坐井觀天的，因為這樣看事情比較簡單、容易得到結論。但「坐井觀天」會讓我們自以為是，因此需要學習傾聽不同的意見。

池：康納曼建議「試著從不同的角度去想」，不同的描述與講法，在「框架效應」裡會帶給人不同的感覺。基本上就是要呼叫系統二，不可以全讓系統一來做決定。譬如「存活」議題，你意識到存活帶來希望，而死亡則帶來恐懼。以不同方法來描述議題，若都帶給你相同的決定，那也許就是你要的答案。反之，則要靜下來仔細想想。

很多人不知道他們不知道什麼

記者：請兩位分享書中有趣的部分。

鄭：對我來說，最有意義的是書中第三部分「過度自信」。我們經常低估世界的複雜性，自以為夠了解過去。作者認為所謂「瞭解過去」是個錯覺，我們只是為過去提供

了看來合理的解釋，但這並不等於事實。

作者提到，自以為能了解過去的錯覺，也會強化我們自以為能掌控未來。作者舉了幾個親身的例子：他曾在以色列設計一份心理測驗，以挑選誰適合當軍官。但事後追蹤調查，發現原本的預測幾乎誤判。原先認為的明日之星，其實不理想；而原先認為不適合的人，卻表現得不錯。作者又舉了另一個例子：他到華爾街專門替富人操盤的投資顧問公司做投資績效的研究，結果顯示不出有專家的效果，但多數相關人士對此結果不以為意。

我很喜歡物理學家費曼說的「很多人不知道他們知道什麼」；這話也可說成：「很多人不知道他們不知道什麼」。專家有時會陷入訓練有素的陷阱，包括我自己；一套東西操作久了便視為理所當然，因此陷入過度自信的錯覺。

作者特別提到，把一套似乎合理的理論當成工具操作一段時間後，就不易察覺這個理論的不足或盲點。這也是過度自信，值得任何學科的主流專家警醒。另一方面，專家會猶豫要不要講不知道或不肯定；因為一般人預期專家不能不知道。當然，本書也提醒，專家不見得是故意誤導、欺騙你；專家也是人，有其限制。

池：書中提到判斷時常受到系統一的捷徑影響。特別是在沒有背景知識，卻必須做出判斷時，一個完全不相干的東西，可能是唯一可拿來作參考的。康納曼讓學生回答「有多少非洲國家是聯合國會員？」他用幸運大轉盤，讓大家抽隨機數字。同學知道隨機數字和要判斷的對象並無關係，可是抽到大數字的人卻會從那個數字去減，抽到小數字的就會從那個數字去加，這一加一減的結果，抽到大數字的人依舊高估，抽到小數字的人還是低估，但參與實驗的學生都不自覺。這個結果讓我很驚訝，因為他們還將這篇文章發表在頂級的期刊上，代表這是震驚學界的研究，可見我們在做判斷時，有可能受到有許多不相干的因素影響。

對專家存疑、當局者迷、別以成敗論英雄、快樂地生活

記者：如何將書中所學應用到生活？

鄭：如果要將前述所提的「過度自信」應用到生活中，我的基本建議是：第一，對專家存疑！表現越自信的專家，我們越要啟動系統二來慎思明辨。不論專家是自覺或不自覺地過度自信，最後決策的成果是我們自己承擔。這對專家不見得是傷害，也許會卸下專家的壓力。

第二是「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」。有時聽聽他人意見，比較不受自身情緒影響。另外，康納曼多次提到運氣很重要。他把凡是我們難以掌控的東西統稱為「運氣」。他提及決策結果的好壞可能會受難以掌控的因素影響。一個原先不看好的決策，也許有好結果；一個思慮縝密、面面俱到的構想，可能成果遠不如預期。除了決策本身外，許多外在因素會影響結果。因此，儘量不要以成敗論英雄；因為成功可能是「運氣」所

致，相同構想換個時空可能產生很糟的結果。

身為老師，我常體認到「教學相長」不是口號。正在學習中的學生的提問，有時反倒觸及很根本的問題，那會刺激我去省思自己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，甚至提供我不同的思考角度。

另外，作者提及「月暈效應」。簡言之，就是我們經常誇大，不論好壞。我認為人性很複雜，好人不見得總是好，壞人也不見得無可救藥。若要總結從《快思慢想》一書所得到的總體感想，我會說：有時，「快」其實是「慢」；「慢」則是「快」。快下的錯誤決策，還要重新修改，反而慢；不在情緒當下做決定，慎思後行，反而是快。這呼應了「欲速則不達」的老話。

池：書中提到對不確定、風險的評估，誠如東光主任所說，就是運氣，在事先知道不同狀態的機率下，可參考書中第411頁提到的四象限點，不同的情境會導致你做出不一樣的判斷。人在做決定時，其實並沒有一定的風險趨避或愛好，不同條件下，會做出不同的決策。

在生活上，我覺得，一個人之所以會「這樣做」，就是因為覺得「這樣做」很快樂，這沒有什麼不好。我想正因為人性各異，世界才更豐富。系統一的瑕疵是康納曼在很特定的情況下才造成的，大部分的情況下，系統一其實運作得很好，而研究人員為了測試，所設的那些情境，正是系統一容易出錯的特殊情況。

例如，「基數效應」，我們在判斷一個人的「職業」時，當聽到「他內向害羞」的描述，那他可能是圖書館員或銷售員的職業的可能性有多高？大部分人可能覺得他是圖書館員，而忽略了基數。社會上有多少圖書館員？多少銷售員？圖書館員其實比例很小。但我認為，這是刻意設計出來的題目，基本上我們聽到一個人的描述，判斷還是滿正確的，有時相信直覺很重要，但有時還是要停下來思考，就像東光主任說的三思而後行。

鄭：何時相信直覺？書中提到有效直覺，有些專家直覺可信度很高；康納曼因為自身經驗的關係，不相信專家直覺。後來他和一位支持專家直覺的科學家合作，他們得到一個共識，如果專家的技能是來自一個穩定的環境，每一個決策都有快速、明確的回饋，則在長期穩定、可預測的環境下訓練出來的技術，就滿可靠的，如消防員、象棋大師等。但如果專家直覺是針對很難預測的環境，參考性就比較低。所以專家直覺不可信，要看環境的條件。

為經濟學注入新力量

記者：康納曼獲得經濟學獎的意義貢獻，及和主流經濟學的差異？

池：康納曼在2002年和弗農·史密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，兩人分別為行為經濟學、實驗經濟學的研究者，這樣的安排，為經濟學注入新的力量，這個新的力量不只考慮

原始教條，也考慮了心理學的面向。一直以來經濟學和社會科學被認為不能做實驗。因為實驗有小樣本的問題，經濟學或社會學是多人共同互動的結果，少數人要如何代表多數人？還有待克服。除了行為經濟學、實驗經濟學，隨著技術的發展，透過腦照影實驗，看到人腦運作，大腦構造和個性與決策品質有關，這方面的影響持續延燒著。

鄭：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康納曼和弗農·史密斯。弗農·史密斯是經濟學家無庸置疑，但康納曼則是心理學家。此外，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三位得主中的法瑪（Eugene Fama）和席勒（Robert Shiller），也算是強烈對比，前者可以代表標準的主流經濟學，後者則對主流經濟學有些質疑。

其實，諾貝爾經濟學獎更早之前也曾頒給一位心理學家赫伯·賽門（Herbert Simon）。賽門的學術成就橫跨心理學、電腦科學與經濟學。主流經濟學假設人全然的理性，賽門並不同意。但當年少數不同意的聲音，並沒有形成實質的影響。從賽門初提「有限理性」這個概念，到康納曼把「有限理性」佐以更多觀察或實驗的證據，終獲諾貝爾經濟學獎，中間經過了數十年。

康納曼的理論和主流經濟學有蠻明顯的差異，他強調人會根據自選的「參考點」進行相關比較；比較的結果則以「得」或「失」來呈現。他特別強調一般人更在乎「失」，因此有所謂的「損失趨避」。

從2002年的康納曼到去年的席勒，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人選是不是反□了越來越多人注意到經濟學已經在默默的蛻變？我猜是！



淡江時報社



淡江時報社

天下文化

心靈
490

快思慢想

THINKING,
FAST... SLOW



DANIEL
KAHNEMAN

洪蘭
譯

天下文化

THINKING,
FAST AND SLOW



快思慢想

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康納曼——著 洪蘭——譯

DANIEL
KAHNEMAN

淡江時報社